

窗口怪人

第1話

AI-EX

1951 年：在曼徹斯特大學的 *Ferranti Mark 1* 機器上編寫了第一個有效的 *AI* 程序。

1956：約翰麥卡錫提出了“人工智能”一詞。

1972年：早稻田大學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全面仿人類智能機械人。

2011 年：*Apple* 創建了 *Siri*。

2027 年 7 月：時艾拔博士創建了第一個 *AI* 人類混合體，並將其命名為 *Living AI* 活 *AI*。

2027年8月下旬，香港樹仁大學宿舍：

就是那裡。在 HMU 一番排隊、簽名、填表格後，我就是大學宿舍的宿生了。我拉著一個大行李箱和一個紅白藍膠袋，穿過研究院側邊的玻璃門，經過散發著洗衣粉和汗味的洗衣房，進入電梯大堂，等待電梯。電梯到了9樓，我推著行李箱，拖出紅白藍膠袋，走到左邊的走廊，找到了我的房間 918。我看了看破爛的學生證，上面寫著“242066 韋壯文” Wills, Zhuang Man，這是父母給我取的名字。我更喜歡我的英文名字 Jonathan Wills。我在門邊的讀卡器上拍卡，裡面就是我的房間。這是一間三人房，三張上床下桌式的白色雙層床，每張都有一個螢光綠色的櫃子，左邊兩個，右邊一個，右前方留出空地。我的床碼是 918B，在近窗左邊的那個。我迅速檢查了我的房間並向 HMU 填寫了一份表格，報告我的房間完好無損，沒有任何問題。表格寄出後，我打開空調，盡快整理床鋪、書桌和櫥櫃。完成後，我坐在窗邊。這個學期我很幸運，我能看到維多利亞港的一部分，涼風吹著略帶鹽味的濕氣。

有人在厚厚的木門上敲了兩下，Zedekiah Chan 陳義勇走了進來。Zedekiah 比我大幾歲，在過去的幾個學期裡，我們在英文系一直是好朋友。

“哦， Zed， 我很高興看到我的室友是你。你的行李呢？”

據我了解，義勇在來這裡讀書之前一直是一名救護員。仍然不知道為什麼救護員會修讀文化研究和語言學。

“哦，我來這裡只是為了打個招呼。我今年住在八樓。”

“噢對。”我有點失望。

“嘿，當你在註冊表中剔‘我願意和新宿生一起生活並幫助新宿生’來獲得一個宿位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他解釋道。

與此同時，我的holophone反響起，是我在選修科中認識並結交的新聞及傳播系學生 Meander 婉婷。

“好吧，我要幫婉婷整理她的房間。再見， Zed。”

第二天，我參加了一年級迎新日。Dawn Wong教授致歡迎辭。他說話就是這樣，幾隻字幾隻字的，偶然尾音向上。

“我們的英文系，是全港最好的英文系！因為在這裡你學到的不僅僅是英語！你要讀文學。你要讀語言學。你要讀翻譯！你要讀文化研究。沒有其他大學會給你這些，跨學科的研究。只要我還活著，樹仁英文系就是最好的！現在，你們都上了賊船！你們的教授我，不完全是人！我是半機械人！有誰知道什麼是賽博 cyborg？[“半人半機”我們中間的一個聲音喊道。]沒錯！我有一個心臟除顫器在我體內！告訴你的父母，你在被半機器人教的！我們進入了一個新世界。越來越多的新事物會發生。我們有機械人，未來我們可能會有人機混合體！在這裡，我們教你文學！教你語言學！教你翻譯！教你文化研究！我們教你對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做出反應！當你畢業時，我們會讓你超越你所能做的。現在，問題？”

“我們會研究人工智能嗎？”一個聲音喊道。

“啊，你要學習的東西，比人工智能還多。你會學到，比人類學更多！Amanda Chan 博士將在第 3 年教你科技文化 Technoscience Culture, Mike Resnick 教授將在第 3 年或第 4 年教你科幻小說。”

是的，他們會教人工智能。

由於是星期四晚上，我必須迅速從迎新日轉移到另一個場地，旁觀 Meander 的節目。婉婷在一個名為“人民”的廣播節目中實習。他們稱自己為“人民聲音和知情權的守護者神”。從某時起，Meander 就在該節目擔任兼職主持人，並偶爾採訪節目中的嘉賓。“人民”在維多利亞港海濱長廊旁設有工作室，讓他們獲得一部分海港景觀和沿海港的開放空間作休息。但是今天沒有時間欣賞風景，因為我在迎新日之後有點遲到了。Meander 今晚正在採訪 Albert Epoch 時艾拔博士，了解他在人工智能技術方面的最新突破。

音響師就位，選題的媒體助理就位，主持人和受訪者就位。我們都屏住呼吸等待上一個節目的結束。監製倒數五...四...三...二...一...節目開始...

“女士們，先生們，晚上好，歡迎收聽‘人民’，您聲音和知情權的守護神。我是您的主持人 Meander Lee。自從人類製造了我們的第一個機械人以來，人工智能一直是一個熱門話題。上個月，科學出現了新的突破。一班科學家團隊創造了一個 Living AI 活AI，一個人類和人工智能的混合體，稱這為一個科學奇蹟。今天，我們很高興請來團隊隊長，科學家 Albert Epoch 時艾拔博士。時博士您好。”

“李女士您好。”

“所以，時博士，首先要恭喜您喔。”

“謝謝。”

“但是博士，Living AI 對許多觀眾來說是新的概念。你能告訴我們更多嗎？”

“當然。傳統上，人工智能或機械人，它們旨在模仿人類的身體和認知能力。話說回來，不管是被製成金屬爪子，還是寫成程序，人類一直在用各種方法複製自己。活人工智能 Living AI 打破了人工智能必須完全是人工的傳統觀念。我們的 Living AI 採用已經存在的驅體，即人體，並將其與電子大腦連接。他是人類，但它也是人工智能。”

“哦，所以他是人類，但有電子大腦。那麼，如何真正構建一個活人工智能，在技術上怎麼可能？”

“許多學者建議過將電腦連接到人體中。但要成功，還需要研究和測試。我們從生物工程學和神經學中汲取靈感，並將它們結合起來。我們研究人腦及其發出的腦電波，並將電子信號與腦電波同步。我們確實花了很長時間來調整電腦和身體，但我們終於找到了讓電腦晶片身體驅殼交匯的解決方案。”

“所以，您實際上是在製作現代科學怪人。這聽起來不像是電腦在驅動一套肉體嗎？” Meander開玩笑地問道。

“可能吧。但想一想，Meander，你可能只是你的大腦在駕駛著一件由肉體製成的機甲。”

“反駁不了。但是博士，我們已經有了人類的機械植入物，或者高端的人工智能技術。Living AI 與任何其他機械植入物或AI 技術有何不同？”

“我們不會將活 AI 視為機械植入物或技術產品的結果。它是一個混合體。如果您堅持將其視為帶有機械植入物的人體，那麼 Living AI 就不止於此。以前植入物只是身體一部分部位。比如因為你丟了一隻手而更換你的手。儘管更換了一隻手，甚至所有的四肢或器官，你仍然是你。現在的突破是，我們轉向大腦，這可能是我們整個意識的所在。如果堅持把他看成機械人，突破就是：他的身體不是人造的。我們不需要製造手或消化系統，只需將其與現有的外殼聯繫起來。畢竟，人體是大自然給予的最佳技術。我們不止參考我們的身體，而是直接取一個。像活人工智能這樣的混合體的美妙之處在於，他既是人類又是機器，以至於

你實際上不知道他是哪一個。說他是人，因為他有人體，但腦子是機械的。說它是機械人，但電子大腦已經交錯融入身體了。”

“哇！我相信這會讓很多人感到新奇。順便說一句給聽眾們，我們渴望收到您的聲音和提問。隨時通過我們的 CloudSound The People 2027 單詞全小寫向我們發送問題和意見。回到我們的話題。Epoch 博士，您提到 Living AI 正在將電腦連接到人體。但是為什麼選擇人體呢？為什麼我們不讓人工智能繼續只存於電腦呢？”

“自從第一個機械人出現以來，人類就一直在複製自己。這一直是我們的目標。看，Meander，如果它只是電腦和程序，它只是信息收納盒，沒有別的。我們想要的東西不僅是智能的，而且是有生命的。我們希望人工智能成為人類。機械人模仿人類缺乏的不是智能，而是生活經驗。我們希望人工智能能夠像人類一樣與世界互動，像人類一樣觸摸，像人類一樣行走，像人類一樣感受世界。畢竟，我們人類不只是接收信息，而是以自己的方式處理它。”

“是的。我們有聽眾提出的第一個問題。祖. 稲田問‘他們離人類有多近?’我認為他或她的意思是活人工智能在多大程度上與人類相似。博士？”

“一模一樣，或者至少和我們差不多。由於他們擁有人體，因此他們具有我們擁有的所有身體功能。他們有血，能消化，可能需要上廁所。到目前為止，一個細微的差別可能是他們有另一種獲取能量的方法。像你我一樣，他們可以通過食用食物來維持生命。由於他們也是機械人，因此他們可以插入插座進行充電。我敢打賭，他們的電費可能比食物支出低。總的來說，他們可能看起來和我們沒有太大的不同。”

“好，這讓他們成為了很好的間諜。接下來 Simon Giertz 問，“那些活AI 有什麼限制嗎？”聽起來 Simon 想要捉一個並且正在尋找提示。博士？”

“我認為他的意思是有沒有技術弱點或限制。嗯，首先，從生理上講，他們不能成長。由於這項技術還處於起步階段，我們只能維持他們的生命，無法為他們提供足夠的能量來成

長。如果身體年齡是二十，他可能永遠是二十。好消息壞消息，我不知道。其次，他們無法成熟，我是說心志上的。你看，人類之所以成熟，是因為我們經歷了很多，而這些經歷造就了我們是誰。如果數據是他們唯一關心的，那麼電腦永遠只能是就是電腦。儘管有人體，但如果他不願意向人類體驗開放，他就只是一台行走的電腦。”

“那，他們能通過圖靈測試 Tuning Test 嗎？”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 Living AI 未能通過圖靈測試。但就像我說的那樣，如果他們像我們人類一樣開放自己去探索世界，他們可能有一天會通過。”

“Daisy Wei 問‘現在這些 AI 將生活在我們周圍，可以有甚麼可能性？’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博士？”

“我們只是科學家，我們只解決科學問題。但由於我們現在或多或少地創造了一種生物，所以有很多事情要考慮。他們如何獲得身份證？他們是如何融入社會的？他們在我們的社會中地位是什麼？他們可以經營公司或任官嗎？不是科學可以解決的。這裡我不能給出肯定的答案。”

“當然。最後一個問題。嗯……博士？”

Meander 通過她的全息電話顯示一個問題，通常當她不確定是否可以在公眾面前提出這個問題時，她會這樣做。

“嗯，這個我可以回答。”

“好的。”她深吸一口氣，“楊比利問‘你提到了很多關於人體驅殼結合大腦的事情。但是你一開始是從哪裡弄來的身體的。’可怕的想法啊比利。博士？”

“這確實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因為它涉及帶走某人的現有屍體。人體由醫院捐贈，保存在雪房中。到目前為止，這些程序是合法的。”

“好的。我們希望聽到更多，但節目完了。感謝您參與，Epoch 博士。也感謝觀眾收聽。這是‘人民’。這是您的主持人 Meander Lee，下次見。”

節目結束後，Meander 轉向 Epoch 博士並問道：

“博士，有一件事我想私下問。重複使用人體是否合乎道德？因為這聽起來像是把死人帶回來。”

“我很高興你私下問我。這是我仍然面臨的一個問題。”

“博士別擔心，我只是問問。哦，你在這裡。Epoch 博士，這是我的男朋友 Jonathan Wills 。”

“久仰大名，時博士，”我打招呼。

“很高興見到你。”

“博士，如果Living AI成功了，那麼首個產品現在在哪裡？”我問。

“我不喜歡你稱他們為產品。他們和你我一樣都是有生命的”，Epoch博士說，“你們都是樹仁大學的吧？嗯，一個原型正在那裡讀書。”他使了個眼色，然後走開了。

我和Meander回到宿舍的時候已經快半夜了。是的，她的工作最遲八點完成。但是我們需要時間吃晚飯和在海邊閒逛。加上一些逛街，需要幾個小時。當我用我的卡打開門時，一個男人坐在我的雙層床對面。他行李少得可憐，小手提箱無法令人信服他住在這裡。他的牆上有兩張海報，一張是星球大戰的宣傳海報，一張是蘋果iHolo 8 Plus的宣傳海報。他一看到我們的到來就站了起來。對於一個大學生來說，他有點矮而圓。你很容易把他誤認為是青少年。他的純灰色T恤和柔軟的深灰色長褲看起來更像睡衣。（直到後來我才注意到那也是他白天穿的衣服。）我走到他身邊，伸出手握手，

“嗨，我是Jonathan，你的室友。”

他困惑地盯著我的手。

“她是Meander Lee，不是你的室友。”婉婷揮手。

他看起來仍然很困惑。他說，“我名字是 Alex McSheen。”

“太好了。”我收回我的手。

“Alex，你主修什麼？”Meander問他。

“我是主修英文的，”他面無表情地回答。

“我也是！”我驚呼：“你是一年級嗎？”

“我是正在讀四年級的，”他說。

“什麼？我也是四年級的，怎麼沒見過你？”

“我是交換生。”

“太好了。”

我看著關於新星球大戰電影的海報，一個角色都認不出來。新星球大戰爛透了。然後我轉向 iHolo 8 Plus 的海報，說：“最新的全息電話？”他轉向我，看起來很興奮。“那是最新的全息電話嗎？”我重複自己。

“這是最新的全息電話！我會買它的！”他很興奮。

“但是這個有什麼新功能嗎？”Meander問道。

“它有新的 3D 投影。我買了一個。很快就會到的。”

“好的。”我假裝興奮。“Alex，你介意 Meander 在這裡睡嗎？”

“Meander 是誰？”

“Meander...”

“Meander 是指彎曲的河流或溪流。”他在我提醒他之前就說了。”

“不！我是 Meander，Alex。我可以在這裡過夜嗎？”

“嗯？”

“她的意思是，她今晚要睡在這裡。她可以嗎？”我問。

“Meander 今晚可以睡在這裡，”他說。

所以她可以留在這裡。

Alex隨著太陽升起起床，真的。一旦我們感到陽光，我們就會聽到Alex的床傳來聲音。但那是唯一的聲音。之後，沒有開門關門的聲音，也沒有吃早餐的聲音。除了偶爾的椅子移動的聲音，有時還有倒水和喝水的聲音，沒有其他聲音。而當我一個人在下午 2 點醒來時（Meander 下午 1 點左右離開），Alex 只是坐在那裡，一動不動。當我去洗手間梳洗並返回時，Alex一動不動地坐著。當我做午飯回來吃飯時，Alex一動不動。當我洗完碗回來時，Alex一動不動。也不說一句話。他只是靜靜地坐在那裡，幾乎從不離開座位。

所以我把他留在宿舍，然後回家。嗯，不是回家。這是星期五晚上。星期五晚上是我通常與 Meander、Zedekiah 義勇 和 Zedekiah 的女朋友 Athena 卓慧聚首一堂的夜晚，並在我們的一個家庭中共進晚餐。今晚，Meander 做東。Meander的姐姐在台灣讀碩士，她的父母會歡迎我們。Meander決定事先買一些熟肉。

“嘿 Jon，這些怎麼樣？” 義勇呼叫我。

“不，不要烤牛油波，” 我抗議。

“何不？特價喔！” Zedekiah 說。

“嗯， Tony 叔叔是一名消防員，他因燒焦的屍體而患有PTSD。烤牛油波對他來說聞起來像燒焦的人體，”我解釋道。

“那個，烤雞怎麼樣。”

“當然，買兩個。三個。女孩們在哪裡？”

“我們買到了蔬菜，” Athena拿著一個大塑料袋說，“我們走吧。”

婉婷按門鈴，Tony叔叔應門。

“嗨，爹哋，” Meander擁抱她的父親。

“嗨叔叔。”

“你們這麼久啊？” Tony叔叔向我們打招呼：“你媽正在寫程序。Daze，他們來了，出來吃飯！”

“五分鐘！” Daisy姨姨在房間裡喊道。

“別著急，世伯，” 我說，“我們還要煮蔬菜。”

“那你見過你的室友嗎？” Zedekiah 在晚餐時間我。

“嗯，他是 Alex McSheen。另一個，還沒有。”我回答。

“Epoch 博士說我們學校有一個活AI，也許下一個就是那個，” Meander 說。

“時艾拔？” Daisy姨姨反應過來：“那個試圖將人和機械融合的時艾拔？多麼荒謬，”

Meander 的電腦程式員母親評論道，“人工智能永遠不可能是人類。你可以將大量數據輸入機器並訓練它對某些代碼做出反應。但它永遠不可能是人類！”

“嗯，媽咪，事情是這樣的，時博士似乎相信相連電子大腦與人體可行。從現在起，電腦就有了一個可以與之互動的身體。”

“那麼事情就會變得更加複雜，” Daisy姨姨評論道，“現在你不僅要處理電腦本身，還要處理一個讓大腦能夠連接和控制人體部位的程式。不可能發生的。”

“如果事情不只是編程，” Athena建議，“但他們確實找到了一種將電腦與人類結合起來的方法呢。你知道，人類總是做出對當代世界來說很瘋狂的創新，但後來似乎真的很平常。像打字機和後來的電腦。”

“那我認輸了。” Daisy姨姨承認，“但事情還是會更複雜，因為它們不再僅僅是程序，而是被打上了生命的烙印。永遠無法回答的是他們將如何生活在我們的世界中。是的，女兒，我就是在你的採訪中提出這個問題的人。”

“媽，你怎麼敢……”

“伯母，”我說，“這實際上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連時博士也沒有答案。”

“確實。想想現在我寫了一個程式，需要被養活、照顧、上大學、結婚、生孩子……”

“媽咪……”

“我想說的是，”Daisy姨姨繼續說，“無論人們做了什麼讓他們成為人類，人工智能永遠不可能是人類。它們是程式。再者，如果他們最終成為人類，可能會造成更大的問題。”

“唔，”Tony叔叔說，“我更關心的是，當他們處於危險之中時，我們是否需要救他們。有一次我衝進火海，被央求找回‘Betty’，結果她是一台有名字的電腦。我花了很多的努力，不去撲滅擁有它的男孩。”

“叔叔，我也是一名救護，”Zedekiah說，“如果真的像Epoch博士所說的那樣，電子大腦有人體，那就意味著它們像人一樣流血，而不是一個冰冷的裝置。對我來說，任何流血的人都需要被拯救。他們腦子裡裝的是什麼並不重要。”

晚飯後，我和Zedekiah去洗碗。我們的習慣是女孩準備晚餐，男孩洗碗。我們很高興是這樣，這樣我們就不必像女孩一樣受苦，聽Daisy姨姨談論複雜的電腦學、程式編寫的藝術以及這些永遠不會使人工智能成為人類的原因。

現在是星期六晚上。這是教會團契之夜，雅各團契。某些星期會有小組活動。Zedekiah、Athena、Meander和我恰好在同一組。今天，這是一個關於童年照片分享的週會。我們一張一張地分享我們年輕的自己和家人的照片。

“咯，”Tim分享了他的照片，“這是我和我的表弟的第一張照片，他只比我小四個月。你可以看到，這可能是我們的第一次打架。我們並排躺著。我打他的頭，他打我的腰，”他笑著說，“在我弟弟Joshua出生之前，Enoch是我最大的戰鬥夥伴。至少我媽是這麼對我說的。我選下一個？”他肘擊David，“下一個，Dave。”

“我的家人不會拍很多照片，除非是重要的場合，比如某人的婚禮。然而，這是獨一無二的。這就是我，濕漉漉的，在門口哭泣。那是我全家去村里探望祖母的時候。我的姐姐作弄了我。她設置了一個陷阱，把我叫到門口，然後她把一桶水倒在我身上。爸爸拍了這張照片，也許是在笑。在他忙於台灣的工作之前，這是我們與父親共度的極少數時光。下一個我該選誰。Zedekiah分享了，Jonathan分享了，Sandy分享了？”

“這裡沒什麼可看的，只是我四歲時父親帶我去照相館。”

“那是將近 20 年前。那時候 4D 照片很少見，” Meander 驚呼道，“你的父母真的在你身上花大錢。”

“無論如何，” Sandy繼續說，“這是我唯一的童年照片之一，下一個。”

看到所有的青少年都分享了，我們的導師青銅拿出一個塑料文件夾，拿出一張破爛的照片。青銅是個啞巴，他不能說話。他要麼用手語說話，要麼使用他的 Think Pad 來說話。

“這是我的全家，我的祖母、父親、母親和妹妹葵花。嗯，她是在她父親去世後被我們收養的，她住在我家。在 1975 年拍照很困難，尤其是對於像我們這樣的農村家庭。每年一次，鎮上妹妹的學校派攝影師拍年照。儘管我們很窮，但我們給葵花買了一件漂亮的衣服，走到鎮上，拍了這張照片。幾年後，政府將葵花帶回了鎮上。這張照片被小心地保存在我們家的牆上，然後密封在我家的壁櫈裡。這是我們第一次拍全家福，也是最後一次。”他掉下眼淚，“嗯，不完全是全家，沒有我們的牛不算。他是一頭牛，但他感覺更像是一個家庭成員。那頭牛在一個非常寒冷的冬天，在奶奶之前就走了。”

“無論如何，卓慧，你可以開始你的部分了。”

Athena 分享了一些關於原生家庭和教養的心理學。

活動結束後，我們像往常一樣去吃晚飯。在去吃飯的路上，我們談了一些事情。

“嗯，”當我們問她最近的工作時，Meander說，“我剛剛採訪了一位科學家，他製造了活AI。”

“是的，我聽說過，”Sandy說，“如果我是對的，他們正在用人體製造機械人。順便說一句，可能會達到與復活死人相同的效果，是我父親作為政府官員不會批准的事情。”

“把死人帶回來？”青銅比劃著，“我很想再見到我的奶奶和牛。”

“我不知道，”Zedekiah呼叫道，“將電子芯片植入人體？聽起來像是瘋狂的科學家會做的事情。”

“確是瘋狂，”Tim評論道，“我的父母會說創造生命就是否認上帝。只有上帝有權掌管生命。人體是一個謎。現在，用科學創造生命正在扮演上帝的角色。我並不完全同意我父母的看法。但現在有了活的人工智能，我想我們至少應該思考一下。”

“你認為，”Meander問道，“活AI會上天堂嗎？”

沒有人敢回答她。

Zedekiah推了Athena一下，是他們之間說“說點什麼”的方式。

“有趣，”Athena說，“活的AI之被稱為活的AI，因為它們是活的。只有上帝決定天堂，而不是我們。但我會說，對我來說，生命就是生命。”然後她指著一堆餐廳，“我們要去哪一間？”

週日下午，我拜訪了Athena兼職工作的陽光日託中心。Zedekiah和我間中拜訪他們，但只是間中在Athena的邀請下才去。我們的職責是看小孩，並在父母回來之前讓孩子們忙碌起來。

“嗨，Jon，”Athena注意到我在玩耍時呆着，“你還好嗎？”

“我只是在想，”我咕噥道，“活的人工智能面世，那麼，什麼是人類。”

“孩子們，” Athena喊道，“去追Zed哥哥！”她把孩子們引到義勇那裡。然後她轉向我，“你修人文學科的，你告訴我。”

“嗯，我們的教授總是說，更多我們傳統上認為非人類的東西，比如機械人，很快就會模糊人類和非人類之間的界限。我只是沒想到會如此震撼。我的意思是，我怎麼能定義自己是一個人類？”

“如果我從孩子身上學到了什麼，”她說，“就是人類會成長，人類會學習。我們可以教孩子們很多的東西。但是我們告訴他們什麼，以及他們最終學到什麼，可以是兩回事。這就是使我們成為人類的原因。我們生活環境不同，成長經歷不同，因此我們在某種意義上是不同的。例如，”她抓住一個4歲的女孩，“疤痕可以透露很多。看，小Hanna這裡皮膚被燙傷了，”她指了指額頭，“這是她上次在準備宴會的成年人身邊玩耍時，不小心被熱水倒在了她頭上造成的。Hanna，再也不準在大人中間走動了。”小女孩娃娃般的叫了一聲。“還有這個，她左眼的黑點，是和別的女孩為了鉛筆爭吵的結果。鉛筆跳了起來，刺在了她的眼睛旁邊。現在去玩啦。”她釋放了女孩。“看，人類可以成長，我們有自己的生活經驗。如果人工智能可以自己做到這一點，並開放數據之外的體驗，我會認為它們是人類。”

“這令她膽小怕事嗎？”我問。

“不，現在她已經嚥到了第一滴血，Hanna在爭吵時更加咄咄逼人。現在，嗯……我們最好去幫幫Zed。”

Zedekiah被孩子們包圍，他們都威脅說一旦他們捉到他就會“殺了他”。孩子都是怪物。

“你知道嗎，你可以向我要書單，”週日晚上，我在研究院綜合大樓的電梯大堂對Zedekiah說。

“我只是想看看實體書本，”Zedekihha檢查了他的全息電話，“在我借書之前看。”

“哦，看，” Zedekiah 在進入電梯時驚呼道，他給我看了 HMU 的全息信息，“週末停電了。”

“至少電梯還在運作，”我觀察到，“也許他們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也可能不是，”他說，“你知道的，典型樹仁。”我們笑了。

當我拍卡並打開門時，燈亮著，肯定又恢復了電力。一具身體躺在地板上，臉朝下，頭對著我們。是Alex。Zedekiah 和我迅速沖進去檢查他。

“你檢查他，我去給宿舍護士打電話，”我喊道。

“他還活著，但很虛弱。有點疲憊，而且，”他看著空蕩蕩的大水瓶，“脫水。”

“什麼鬼……”他在檢查過程中說道。

我從上面看著他。Zedekiah 掃了掃 Alex 後腦的頭髮，露出一個看起來像 USB 插頭的東西。

就在這時，Alex的全息電話響了起來。這不是一首歌，只是一段摩斯密碼的節拍。由於離他的桌子較近，我拿起電話，看到它顯示“父親”，有17個未接電話。

“Alex？”電話里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

“不，是Jonathan，Alex的室友。”

“哦，Jonathan……阿……Alex在哪裡？”他聽起來有點不耐煩。

“他暈倒了先生，我們該怎麼辦？”

“他的能量不足。他的後腦勺應該有一個充電插頭。插入！”

我轉向Zedekiah說，“找一根電線插上！”

我不理會電話，並幫助 Zedekiah 將 Alex 移動到他的座位上，並通過他的頭部向他充電。

我再次拿起他的電話。

“他……”男人問道。

“完成了。先生，請問，他是不是……”

“Living AI 的原型，AI-EX。”

“而你是……”

“時艾拔博士。”

有很長的停頓。

“失陪一下，我還有事要做。告訴Alex醒了就給我打電話。”

很快，Meander 和 Athena 就到了，四個人類在一個房間裡，圍著一個活AI。Meander 就住在樓上的女層。Athena需要半個小時才能到達這裡，正好給我們買了一些宵夜。Athena到來後不久，Alex才慢慢醒來。

“看，他醒了，” Meander觀察到。

他很困惑，看著我們和我們拿著的紙袋。

“是食物，炸牛油波，” Athena遞給他一塊炸物。

他接過牛油波，喃喃地說：“這是食物？”

“你咀嚼，” Athena滿口食物的說道，“然後你吞下去。”

他聞一聞炸物的味道，仍然很困惑。

“給，” Athena站起身，張開他的嘴，將一塊塊塞進他嘴裡，用力合上，“咀嚼” 垂直移動他的下巴，然後她說，“像水一樣吞下去。乖。”

不知何故，這讓Alex看似 2 歲，成為一部家庭喜劇。他的第一口吞嚥有點難。但很快他說，

“我想要更多。”

Athena給了他一袋炸牛油波，然後從Zedekiah那裡拿了一些吃。Alex看著袋子，露出滿意的笑容，一個接一個地吃下去。有時他吃得很快，有時他放慢速度品嚐。他在幾分鐘內完成了半滿的袋子。吃完他說，

“牛油波是一種人造牲畜。牠是由 Caeser MacDonald 博士研發的，用於替代肉類牲畜。DNA 組合仍然未知，但已知 30% 來自豬，20% 來自雞。有些人懷疑 50% 來自人類。”

Zedekiah 差點被一塊炸物噎住。

“那麼，” Meander 放下她的牛油波，“你是人工智能？”

“我的大腦是電腦。我的身體是人。我父親叫我 Alex。”

“你父親。Epoch 博士，” Meander 說。

“陳先生，” 我對 Zedekiah 喊道，“Alex 的父親從未擁抱過他。是不是很叫人傷心！”

“Jonathan，” 義勇對我喊道，“Alex 是個機械人。機械人沒有幽默感。他們笑不出來。嘿 Alex！Jon 剛剛給我講了一個搞笑的笑話，我想你可能會喜歡聽。” 我們打一下大腿，對我們的笑話狂笑。

“我不認為 Jonathan Wills 在開玩笑。那是參考海綿寶寶，” Alex 坦率地說。

“等等，” Zedekiah 從笑中恢復過來，“你看過多少電影或節目？”

“父親給了我一切影視。我什麼都看。這樣我才能成為人。”

“一切！Jon，” Zedekiah 說，“他是一個行走的數據庫。”

“我學習人類。我學習人類思考。我思故我在。”

“但你是人，” Meander 說，“至少你的身體是人。”

我問：“你，有靈魂嗎？”

“你有靈魂？” Alex 反問：“你能找到靈魂？你可以取出靈魂？你能證明你有靈魂？” 他很有道理。我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是的，他是人肉中的電子大腦，但我們不應該只是我們的大腦在驅動肉體機甲嗎？我們真的有靈魂嗎？

“我想成為人類，” Alex 懇求道，“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卓慧，” 我說，“你對人類有什麼看法？”

Athena沉默了一會兒，她思考。最後她說，“有一個關於Sapient Sabre 的傳說，據說是人性的核心。找到它。你將會成為人類。”

“Sapient Sabre，”他喃喃道，“沒有關於它的數據。我要情報。”

“沒有，”Athena說，“這就是你需要找的原因。現在，我需要睡覺了。”

“是的，聽她說，”Zedekiah臨走時說，“她是我們當中最聰明的。”

第二天一大早，Alex已經起床了，仍然穿著灰色柔軟的衣服，但他已經準備好了。

“等等，你要去哪裡。”我剛醒來，在我的床上悶悶地問，而我身邊有婉婷。

“我要出去了，”他回答，語氣中帶著一絲興奮。

“你不多睡一會？”Meander 哑啞道：“幾天後就是新的學期，你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睡覺了。”

“我不需要睡覺。我需要答案，”他說。“我上網找了一找。”

“你有時間找？”我問，現在有點興奮。

“Sapient 指的是智。應該是人類的意思。Saber是劍。博物館有一把 14 世紀的智者之劍。如果我需要 Sapient Sabre，我需要去歷史博物館。”

“說下去。”我趴在床上說。

“香港歷史博物館有一個專題展覽。這是關於中世紀武器的。他們從大英博物館借展品。智者之劍就是其中之一。”

“你現在就走？”我問，已經坐在我的床上了。

“是的。但我不知道怎麼去。我坐私家車來這裡。我不經常外出。”

“這就是為什麼你不是一個人去的原因，你需要我們為你指路並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我爬下床梯，“等我刷牙，換衣服，吃麵包。你需要一些人指導。我也可以叫 Zed 和 Athena 加入我們。”

“Zed是誰？”他問。

“Zedekiah。”

“我現在需要走！我已經預訂了導賞，”他展示了他的全息電話。

“那將是上午 11 點，還有很多時間。”然後我爬到床上，不小心拍了一下 Meander 的胸口，“醒醒，走吧。”

“屌你！”Meander 咕噥著轉身睡去。

於是我們一幫人參加了導賞團。Athena 一路興奮，從史前武器到中世紀武器一直與導賞員討論。

“而這個，”導遊指著一個展品，“是把鐵鍊和鐮刀連接起來的軟武器。”

“為什麼這是一種軟武器，”Athena 問道，“我覺得它並不軟。”

“軟武器或硬武器的分類並不取決於它們是由什麼製成的，”導遊回答說，“而是靈活性和可否從各個角度進行攻擊，亦即它是一體式武器，還是將多個部件連接在一起以便你可以多角度揮動它而分類的。”

“現在，”她停在一個展示玻璃前，“這就是你在這裡的原因，智者之劍。相傳早期大英……等等，是空的？”

她召喚了一位同事，很快就回到了我們身邊。“我剛剛得到消息，智者之劍今天正好在維修。對不起。”

這肯定令人失望。

Athena 問道：“那麼，古董展品的維修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

“有時，我們需要潤色。對於中世紀的武器，我們可能需要定期給它上油，有時當物體無法承受我們時代的空氣時重新上漆。”

在我們的旅程結束時，導賞員轉向我們，“所以，我們的旅程快結束了。有什麼想問的嗎？”

“你知道Sapient Sabre嗎？”Alex問：“它確實存在嗎？”

“我是歷史系的，我的研究興趣是軍事和戰爭，”她說，“我沒有聽說過 Sapient Sabre。”

“沒有Sapient Sabre？”Alex很失望。

靠近博物館的出口，Alex 正坐在那兒，喃喃自語著“Sapient Sabre”。Zedekiah從廁所回來後，我們就可以離開了。

“我們不能離開。我們必須得到 Sapient Sabre。”他轉向我們，“我們偷了它。”

他讓我們震驚。

“我入侵了博物館的安全系統。我凍結了他們的閉路電視。我們偽裝成博物館守衛。我們拿走智者之劍。”

“不，我們需要……”婉婷試圖阻止他。

“我凍結了他們的閉路電視。我們現在就走，”他說，衝向電梯。

我對Athena耳語：“真的有Sapient Sabre嗎？”

Athena對Alex喊道：“你不需要智者之劍。”他轉身。Athena走向他，“我有Sapient Sabre。我可以給你看，但不是在這裡。我們得先回宿舍。”

在我們回來的路上，Alex坐在小巴的一側，我們擠在另一側，留下他一個人思考。我們一到宿舍，Athena就衝進我的房間，在我的桌子上搜索。留下我們在門口一頭霧水。不久之後，Athena在我的抽屜裡找到了我的原子筆，她看了看，然後把藍色的原子筆展示在Alex面前，

“這，就是Sapient Sabre。”

Alex正在研究我的筆，看起來很困惑。我把Athena拉到窗邊問她：“Sapient Saber 只是一支藍色的原子筆？你為什麼要這樣對Alex？他誠懇求人性，而你給他的，只是一支筆？”

Alex沒有立刻回答我。她看著我的書架和上面的筆記本。

“這些年來，筆越來越少用了。因為我們有全息電話，我們有先進的電腦可以為我們記錄。告訴我Jon，你用電腦記錄了多少筆記？[我：就幾個。] 你不用電腦記，你用手記，你寫在紙上。這使你成為人類，而不是像機器一樣記錄。我知道這對你來說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對Alex，他是被造為機器。要成為人，他需要像人一樣行事。他需要觸摸這個世界，去感受她，向大大小小的人類經歷敞開心扉。我相信，學習寫字是第一步。我們人類不是無緣無故有手指的。”

然後她走到仍在玩弄我的筆的Alex身邊。看到她，Alex用筆指著她，用筆輕輕戳了她一下。

“你在玩我？”他說：“這不是一把劍。這不是Sapient Saber。”

“Sabres 不是直接意思，”她拿起筆。“劍只是比喻。它是人類的書寫工具，是我們智慧的表達。Alex，你是怎麼寫字的？”

“在我的電子大腦中。”

“你有沒有像我們人類一樣用筆和紙寫字？如果你只在大腦中處理數據，你就只是一台行走的電腦。”她舉起筆，“但有了這個，你正在感受你自己的世界。你需要像我們人類一樣與世界互動，成為人類。給，”她攤開一張紙，“寫在上面。”

Athena為Alex開了筆，她拿著他的手在紙上塗鴉。紙上出現了藍色的痕跡，這顯然讓Alex感到驚訝。眼看著自己的目標達成，她鬆開了Alex的手。Alex興奮地在紙上瘋狂地畫圈，寫下一些最新電影和科技的名字，以及他自己的名字。

在紙張的底部，他寫道：“我思故我會在。我感，故我在。”

傍晚時分，我把雙臂放在窗邊，頭靠在上面，大力地呼吸著風。Alex注意到我，

“這也是...關於人類的東西？”

“是的，我猜。來，把你的手臂放在這裡，然後把你的頭放在這裡。”

我指示，“好，呼氣，是的，輕輕地吸氣。”

他深吸一口氣，然後吐了口氣。“我以前沒有這樣呼吸過。感覺，好極了！”

我們不知道，這是我們最後一次像這樣在窗邊這樣呼吸。因為我們不知道，一個窗口怪人即將到來。

初撰於 2021 年 8 月 23 日

譯於 2022 年 4 月 6 日

By The Sapient Sabre